

聖四學哲

著者：雅士
譯者：傅
國泰出

哲學四聖

著者：雅士培

譯者：傅佩榮

書名

《哲學四聖》

著者

雅士培

譯者：傅佩榮

美術

陳永新

出版

國泰出版社

九龍官塘工業中心三期八樓

發行

樹龍書業公司 電話：0-4878676

葵涌金威工業大廈一期13字樓C座

承印

樹隆印刷製本公司

初版

1988年5月

版權所有 • 不准翻印

目錄

編者的話

6

序 譯

8

●第一篇 蘇格拉底

生平

12

思想發展

13

對話

14

生命內涵

16

審判

23

柏拉圖筆下的蘇格拉底

27

影響

33

歷久彌新的意義

39

●第二篇 佛陀

生平

44

教義與冥思禪定

宣示的教義

50

創見

54

影響

62

佛陀與佛教對我們有何意義

66

●第三篇 孔子

生平

76

基本觀念：承先啓後

78

道德上及政治上的規範

82

基本智慧

88

對「極限」的體認

94

人格

97

孔子與敵對者

影響

104 101

●第四篇 耶穌

信息

112

生平

125

人格

131

影響

143

●第五篇 後記

為何選擇這四大聖哲

153

共同基礎與互異之處

158

我們對四大聖哲的態度

167

編者的話

一部優美的作品，係人類超乎於功利名器之外的一種智慧結晶，是情感之抒發，心靈之寄托。在現在，哲學、文學……在人類的生活領域裡，益顯其重要與迫切。

在紛擾繁瑣的工商業社會，似乎沒有太多的時間讓我們駐足書間；而要購得自己所需且稱心的作品，又豈是三兩分鐘便能覓得？實有如面對山珍海味，欲不知如何下箸之感。因此，我們慎擇世界各國具有真正價值的作品，匯集為文學、哲學、科學……叢書，一方面希望能使讀者能夠享受人生中最大的樂趣——讀書，而且讀好書；另一方面，也希望讀者您所得的不僅只是享樂，而且也包含人生必須的智慧。《哲學叢書》，即溶會中外名家具有學術性和趣味性之哲學作品於一爐，以供響對智識有強烈追求的中等程度以上的讀者。截至目前為止，本社出版的《哲學叢書》計有《三聖會談錄》、《哲學四聖》、《佛禪與儒道》、《儒道與人生智慧》、《禪學隨筆》、《禪與生活》、《人類的將來》、《尼采語錄》等。深望在我們的精挑細選之下，所提供的皆能滿足讀者的需求。

書香社會的創造，需要敬愛的讀者——您來共同參與，時代的巨輪更要結合羣體的力量來共同推動。今後，我們除將繼續努力精選世界各國有關的名著外，並誠懇地期望賢達先進與廣大的讀者的愛護與支援、指教與鞭策，以便竭盡所能，辦好各類叢書。

譯序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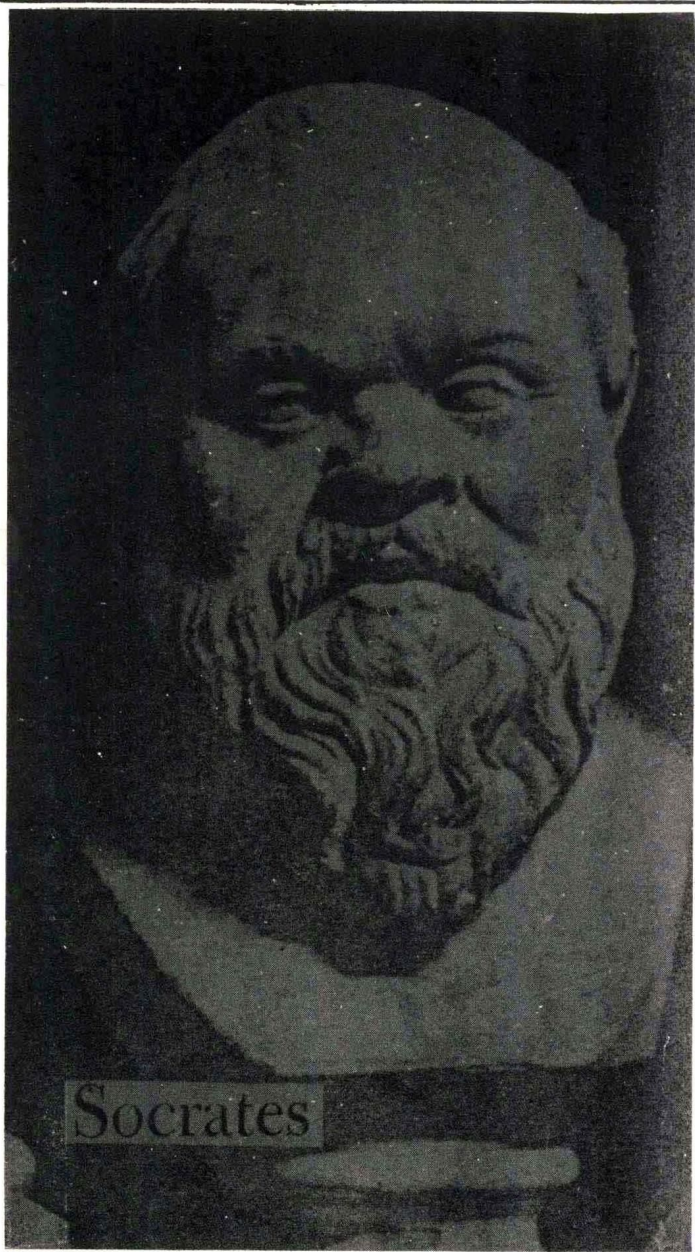
本書原是存在主義大師雅士培（Karl Jaspers 1883—1969）所著一系列「大哲學家」中的四位「聖哲」——蘇格拉底、佛陀、孔子、耶穌。雅士培特別把這四大聖哲合爲一冊小書，並補寫一文：「爲何選擇這四大聖哲？」列於書後。這雖然是一本小書，但是評介的却是人類歷史上最偉大的四位典型。

我翻譯這本小書，前後歷時七年。我是斷斷續續將它譯成，然而其中的道理却是最近才想通的。當我譯完第一章「蘇格拉底」之後，覺得疲倦不堪，需要長時期的反省才能充分消化內心的感受，才能親切體察內心的震撼。隔了一年，我才動手譯第二章「佛陀」。類似的感受與震撼再度出現。「孔子」與「耶穌」是我原本熟悉的題材，並且我的領受能力經過兩度開拓，也稍有功力可云，於是我在四年耶魯苦讀歸國之後，一口氣

譯完了這兩章以及後記部分。我在校對本書初稿時，還時時想起心靈世界如何被一次次喚醒，然後是覺悟與立志，再重新型塑自己的宇宙觀與人生觀。

「哲學四聖」所教給我的，比整部哲學史所教給我的更要深刻。我現在將這本小書呈現於讀者大眾之前，內心充滿無限的祝福與期許。

蘇格拉底



一、生平（紀元前四六九—三九九年）

蘇格拉底是一位出身平凡的雅典公民，父親業石匠，母親爲產婆。他靠著一點微薄的遺產以及雅典政府的公民津貼，節儉度日，尚可溫飽。他在服役期間，曾參與伯羅奔尼撒戰爭，也趕上在提洛與安菲波利斯舉行的同盟協商。隨後在輪值的政治義務中，他於紀元前四〇六年擔任議會主席，力主公平對待那些指揮阿金努塞戰役的將領們，而反對暴民處以死刑的要求。此外，他在政治及軍事兩方面，都不曾刻意尋求任何重要的職位。就一位哲學家的生涯而言，他的妻子贊弟培實在無足輕重。

說來很有趣，我們知道蘇格拉底的相貌。他是第一位有血有肉站在我們面前的希臘哲學家。根據記載，蘇格拉底可謂其貌不揚；他兩眼突出，短鼻厚唇，腰圍粗巨，蹲在那裏活像一個大酒桶。但是他這種粗糙的體格，却也頗耐風寒，能夠吃苦。

我們所認識的是中年時代的蘇格拉底，至於他的青年期的容貌就不得而知了。在他成長期間，適逢雅典經歷過波斯戰爭，正邁向富強、繁榮、光輝的坦途。當他年近四十時，爆發了爲禍甚烈的伯羅奔尼撒戰爭（四三一年），他以英勇的表現而逐漸廣爲人

知。有關他的最早記載，是喜劇作家亞里士多芬在「雲」一劇中對他所作的調侃（四二三年）。然後他親眼看見了雅典的沒落與失敗（四〇五年）。到了七十歲時，他被控以「不敬神」的罪名，公然受審，並被判處死刑。紀元前三九九年，蘇氏在獄中飲酖而死。

二、思想發展

蘇格拉底的思想發展只能從間接資料推知。他熟知安納撒哥拉與阿奇勞斯的自然哲學。他眼看著辯士學派形成氣候，他本人也可以得心應手地運用他們的方法。但是這些思潮都無法使他滿足。自然哲學對於一個人的靈魂毫無助益；辯士學派實際上也往往把事情弄得問題重重，他們不是在建構一套新學說時出了紕漏，就是在批駁一切舊傳統時犯下錯誤。面對這些時代思潮，蘇格拉底既未提出任何新奇的學說，也不主張任何完備的方法。

終於時候到了，蘇格拉底面臨了轉捩點。當他發現自然哲學對人類的真正問題渺不相干，也覺察出辯士派在道德方面的墮落傾向時，他還不知道真理究竟是不是確定而獨

特有的。但是他在心中却清楚意識到自己的使命，意識到自己具有一種神聖的任務。他像先知一樣，肯定自己所受的召喚，但是不同於先知的是，他沒有任何真理要宣示。他不會被神揀選以召告神的旨意。他的使命只是與衆人一起探討，探討那衆人之一的自我的真相。他的探討是毫不容情的，要揭穿一切的隱秘。他對自我或一切事務都不預存信念，只是要求思索、質問、試探，然後再使人回歸到他的自我。但是人的自我只能存在於那屬於「真」與「善」的知識中，所以一個人若想真正成爲自我，就須正視這些思索，並且心無旁騖地追隨真理的指引。

三、對話

蘇格拉底生命中的基本部分是由一連串的「對話」所構成的，他的談話對象包括科技家、政治家、藝術家、辯士、甚至娼妓。他像許多雅典人一樣，把時間花在街頭、市場、體育館或各種宴飲集會。那是一種跟每一個人都談話聊天的生活。交談原是自由的雅典人的生活型態，現在則大異其趣，變成蘇格拉底從事哲學思惟的方法：他的談話挑動著、困擾著、壓迫著衆人內心最深處的靈魂。交談對於真理本身是必須的，因爲真理

的性質就是如此：它只有在一人與他人交談時才會展現。爲了辨明真理，蘇格拉底需要衆人；他也深信衆人需要他：尤其是青年需要他。蘇格拉底有教無類。

但是他所謂的教育並不是那種「以先知覺後知」的傳授行爲，而是一種使人在相互溝通時返回自身，藉以讓真理自動顯示出來的啓發作法。因此他在交談中幫助年輕人，年輕人也幫助了他。他教他們如何在習以爲常的事實中去發現破綻；使他們產生困惑，逼著他們一再地去思索、去追究、去探討，不讓他們逃避那隨之而來的答案，最後更使他們深信真理是團結衆人的不二法門。蘇氏辭世之後，柏拉圖繼志述事，發展出優美典雅的對話體裁。

蘇格拉底對於辯士學派的抨擊，並不像柏拉圖那樣一網打盡。他不集結黨派，也不大肆宣傳；他不妄意評斷，也不建立任何學派或組織。他沒有提出任何政治革新的綱領，或任何知識學說的系統。他不在任何公開場合或羣衆集會上發抒卓見。「我一向與人個別談話，」他在「辯訴篇」如此說，然後以反諷的口吻繼續解釋：凡是專務於羣衆演說的人對於自己的生命是缺乏信念的，因此正直之士若想有片刻活於自己，最好還是與人個別交談。這個論證可以再深一層來看。無論政府的形式是民主的、貴族的或專制的，都無法憑藉政治上的手腕來拯救當時虛偽的時代氣氛。任何改良措施都是空話，除

非每一個人能夠自我教育，能以內在的覺悟喚醒潛存的真我，能夠即知即行、知德合一。只有先成爲一位真人，才會成爲一個真正的公民。

個人在國家中固然應該成就功業，但是他的自我也非常重要。一個自主人格所顯示的特立獨行，一種真知灼見所引發的真正自由——是使人面對崇高神明的最後基礎。

四、生命內涵

若以哲學爲「理論」，則蘇格拉底不是哲學家，若以希臘哲學史爲一理論遞嬗的歷史，蘇格拉底亦毫無地位。蘇氏的探討，意義在於：人必須認清自己的無知，並從事於思想之旅。他深知理性的證明有其極限，但是在不斷質疑之下，這一極限的底基不僅屹立不搖，而且益發顯得光彩奪目。

蘇格拉底的生命底基就是「敬」。這個「敬」由三大信念組成：第一、他相信真理會顯示給那不斷質疑的人，只要坦承自己無知，反而會因而獲知攸關生命的知識；第二、他信仰雅典諸神以及城邦之神聖性；第三、他深信自己所聽到的精靈之聲。以下次第申述：